

新证据：江泽民直接下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

【明慧网】日前，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公布了对原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书忠就军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的犯罪调查报告，在录音文件中，白书忠承认是江泽民亲自批示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这与 2013 年 8 月知情人鲍光（化名）向海外媒体提供的录音，曝光的 2006 年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访问德期间亲口承认是江氏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相印证。

2014 年 9 月，原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白书忠向追查国际调查员承认：“当时是江主席啊……有一个批示，说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批示以后，反法轮功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应该说，就是开展肾移植的不单是军队一方……”

以下是这调查的部分录音的对话：

白书忠：喂？

调查员：是原总后卫生部白书忠部长吗？

白书忠：啊，你是哪里呀？

调查员：我们有一些情况想向您了解一下……

白书忠：你怎么着，你是？

调查员：……啊？

白书忠：你什么时间？有什么事？你说，

调查员：是这样，在您担任总后卫生部长的时候啊，摘取在押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是当时的总后部长王克布置的任务？还是军委直接下达的命令哪？

白书忠：当时是江主席啊，

调查员：嗯，

白书忠：有一个批示，就是说，

调查员：嗯，

白书忠：说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

调查员：嗯，

白书忠：就是人员卖肾，做手术，这个……应该说，就是开展肾移植的不单是军队一方。

调查员：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情报，就是说当时，联勤部还负责关押了一批法轮功在押人员的器官供体，是不是？

白书忠：这个，这个当时的话，我觉得，起码在我印象中，当时，是吧，因为当时江主席批示以后，反法轮功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

调查员：你们和这些联勤一部、二分部包括联勤四零分部，他们负责的军队医院有没有直接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白书忠：我们对这几个军医大学就能掌控的，咱们总后直属单位几个军医大学，反复要求……因为那时江很注意这个问题，很重视这个问题。

调查员：谁很重视这个问题？

白书忠：江啊，当时，江在位的时候，

调查员：嗯，

白书忠：还是很重视这个问题，都有批示的。

调查员：您是从 1998 年至 2004 年担任这个……

白书忠：对，对，对，担任卫生部长，总后卫生部长，1998 年到 2004 年。

调查员：行吧，我们先初步了解这些。

白书忠：行，行，好，好，以后有机会，有什么事你问我，没问题啊。

调查员：行，好，谢谢，再见。

白书忠：再见。

对此，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指出：“中共江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是以军队、武警为主体，尤以军队为主要执行机构。作为这执行机构的最高专业领导，白书忠是具体传达江氏大屠杀指示、贯彻落实这灭绝政策的主要和直接责任人。其任职的 1998 年至 2004 年正处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高峰期，他对当时的情况了解得最清楚、也说得最清楚。作为证据，我们会把完整的录音提交国际法庭，现在公布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编者注：录音下载，可通过突破网络封锁工具动态网访问明慧网。◇

◎2014 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 10 月 5 日在马德里召开，来自欧洲 35 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交流会，并举办了以“请伸出援手，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图为烛光悼念活动，悼念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迫害失去生命的大陆法轮功学员。

◎2014 年 10 月 1 日，法轮功学员香港大游行，呼唤正义良知，引人关注。

◎2014 年 10 月 4 日，澳洲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于悉尼，在声援 1.79 亿中国人“三退”的集会活动上发言，揭露中共假冒法轮功之名散发恶意邮件的欺骗行为。





愿世人都明白法轮大法的美好

参加2014年欧洲法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文化背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个人修炼经历不同，但他们都非常珍惜修炼的机缘，希望更多世人明白法轮大法的美好。

“法轮大法改变了我内心世界”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 Juanes 女士（左图）2005年1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她曾学过太极，起初是她的太极老师在网上看到法轮功，后来 Juanes 找到了住家附近的法轮功炼功点。Juanes 的先生当即就开始了修炼，而 Juanes 那时还在热衷于另外的功法，后来发现那门功法没什么作用。她很快就注意到先生的变化，以前有过的脊椎毛病，手都抬不起来梳头，修炼后全消失了，精神面貌也改变了很多。因此，6个月之后，Juanes 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她的母亲后来也加入了修炼队伍。修炼后，她的家庭关系变得和睦了。

“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内心世界，让我内心得到平和、安静，不再

追求表面的荣华。” Juanes 表示，很多中国大陆人还不了解法轮功，被中共的谎言欺骗，她不理解那些大陆人怎么只是听从中共的误导，“为什么不听听其他人怎么说呢？”

“法轮功解答了我人生中所有的疑问”

西班牙学员 Koepper 女士（右图左）是位进出口公司老板，从2007年开始学炼法轮功，她说自己家族一向比较倾向佛教，但对她来说还不够，“我知道我一直在寻找更多的答案。直到我读了《转法轮》，这解答了所有我从小就思考的一些关于佛教还有人生的疑问，因此我马上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

“修炼后，我的行为、耐心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炼功让我感到很舒服，我6岁的女儿也是如此，也感到内心的变化，女儿班上的同学也察觉到了她的改变。我觉得真、善、忍让人正气十足，教导人做个好人。”

“希望中国人都明白法轮功有益于全世界”

来自波兰的 Maciatowcz 女士（中图），修炼前就有些功能。“我发现师父在《转法轮》（法轮功著作）中提到过的一些场景，70年代时我在天目中就见到过。”她说自己过去通过天目看到过一些景象，不明白怎么回事，修炼大法后就全明白了。

Maciatowcz 表示：“中华文化是非常神奇、非常独特的另一套系统。法轮功这么美好，中国人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至少法轮功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些本应该首先是中国人才明白，但是现在反而是我们外国人先明白了。”所以，只要见到中国人，Maciatowcz 就尽力地介绍法轮功是非常好的文化，不仅有益于中国，也有益于全世界。◇

【明慧网】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是一个人间地狱，我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也曾经落入其中，历经了多次酷刑折磨，我活着出来了。

马三家的恶警说：“你就是出去也是个废人！”家人接我出狱时，看到的真是个“废人”：走路迈不了步，因为我的腰、腿、脚都受到过重创，曾被野蛮地用抻刑60天，还曾被三个恶徒在楼梯上使劲地摔过。

回来后，我住在了亲戚家。大家发现我连躺下和起来都吃力；刷牙时

钢 筋 铁 骨

得手按着水池边，身体才能向前倾一点；走路时得穿高筒鞋，就是得靠腿的劲儿带着脚动。亲人都为我发愁：以后可怎么办呢？我说：“这只是暂时的，法轮大法的威力巨大无边，我很快就会好的。”

刚开始炼功时，第四、五套功法很难完成，因为腰、腿弯不下去。但我想着师父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结果很快就能弯腰了。我闯

过了一道道难关，身体变化很大，每天还能步行十多里去讲法轮功真相了。

一天家里要了一桶纯净水，当时只有我跟老奶奶在家。老奶奶说：等他们下班回来再换吧。我乘老奶奶没注意，把大桶抱起来安上了。老奶奶发现后惊讶得不得了：“你真的好啦？”

我说：“是”。奶奶高兴地说：“怪不得我总能遇到炼法轮功的，告诉我法轮功这么好、那么好，看来是真的。你这回来才几天哪，就炼成了钢筋铁骨。” ◇

九死一生 走出地狱般马三家劳教所

(接上期)

在劳教所，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有“包夹”，负责二十四小时监控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喉舌媒体来了，闻世震在大会上发言肯定“马三家”的“转化成果”，邪悟恶人代表解教人员在台上发言说“马三家这里‘春风化雨’、警察象‘妈妈’一样，这里没有迫害发生”时，法轮功学员邹桂荣在台下突然站起来指责她说：“不对！你在撒谎！”话音还没落，邹桂荣就被一群警察和打手围上按压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疯狂的拳打脚踢。当时坐在台上的闻世震和省里及马三家的院长十几个领导同时都站了起来；各大媒体的录像机都录下了邹桂荣被摁倒，被拽着头发，被一群男女警察押走的那一幕。我相信有一天这一幕会成为历史的见证。让世人看一看当年不畏强暴、坚持真理而被中共虐杀的法轮功学员邹桂荣的伟大壮举。……

“马三家”把我们投入男子劳教所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我及其她九名女学员、两名男法轮功学员，同时被男警察戴上手铐押上了大客车，车上还有几根大电棍。到了目的地，我们看见了“沈阳张士劳教所”大牌子。到了那里才知道这里是男子劳教所。

走出虎口又入狼窝，刚进大院，迎接我们的是一排三、四十岁不等的男人，我们十名女法轮功学员，除了我，还有邹桂荣、苏菊珍（均已迫害致死）、尹丽萍、赵素环、任冬梅、王丽、孙敏、王克衣、曲姓阿姨。我们站一排，两个膀大腰圆的男警察其中一个手里拿着名单点过我们的名字后，开始念一份上面下达的条例：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打死打死，打死算自杀；说这是江泽民的命令。还说了很多威胁的话，气氛异常邪恶。另一个男警手拿电棍部署两个男人给我们录像。然后把我们押进臭名昭著的“张士小白楼”。

进去以后，把我们九人分开，一

人一个房间，不准许我们见面，连上厕所都有人监视，没有半点自由。我进去后，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那里等着我。他们的任务就是强制“转化”我。他们这套方法有点儿类似“马三家”的邪恶行径，昼夜不让我合眼，这是一种酷刑叫“熬鹰”。我在地上坐了六天六夜，连闭眼打一下盹都不让，轮番对我轰炸、谩骂、用恶毒的语言侮辱挖苦、栽赃师父和大法。给人的感觉就是不转化根本没有活路一样。我坚信着师父、坚信着法轮大法是正路，绝不被他们的胡言乱语所动摇，更不能违心的说假话。面对大法弟子金刚不动的表现他们没敢对我动手动脚。那几天有时能听到走廊和别的屋传出厮打声和喊叫声，我不知别的姐妹是怎样熬过来的。到了第七天，他们让我上床睡觉了，还有王克衣，我们俩在一张床上，当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地上的椅子上还坐着两个男人。他们用这种下贱卑鄙的手段在我们去之前已经强迫“转化”龙山劳教所两百多名法轮功学员。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集中了全部精力、费尽了心机，经过二十天的强制洗脑，我们没有一个妥协的，他们彻底绝望了。然而迫害还在继续。

在沈新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同年五月十日，我们九姐妹被押送到沈阳沈新劳教所。在这里他们再次变换招术，我们被摧残后的身体已经是弱不禁风了。吃的是带泥土的白菜汤和发霉的玉米面蒸的半生不熟的发糕。他们逼我们走路、做操、拔草、报数，还逼迫我们观看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录像片，那是强制洗脑和心灵的摧残。我们再不能沉默了，不能允许邪恶迫害大法和诽谤师父。于是我就不再干活、不报数、不做操。

那一天在放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录像片时，我站起来晃晃悠悠的走到电视旁，把电视插头拔下来时，看管我们的两个警察马上找来一帮男女警察一窝蜂一样直冲我来了，那时我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这时任冬梅也站起来了说：我也不看。这样就把

我们俩分别关在禁闭室、吊起来折磨。大队长郭勇、宋晓石多次殴打我们。遭受摧残最严重的是邹桂荣和尹丽萍。

有一天把我吊在禁闭室里。外面电闪雷鸣、倾盆大雨，想必是苍天在发怒。在剧烈的疼痛中，我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他们不要迫害好人、善恶有报是天理。然而四、五个警察围着我说着、笑着，还说什么：这个姿势一定很舒服……那一瞬间感到他们太可怜了，已经堕落于良知的最低线。他们中很多是女警察，对同性的迫害却不手软。

我历经了三家劳教所的折磨又转到了大北监狱，而邹桂荣和尹丽萍是经过了六家劳教所的折磨来到这里。我们被残害后的身体已经是千疮百孔，然而内心坚强的意志丝毫没有动摇。因为真理是永恒的。

我们再次遭受酷刑折磨，戴手铐、脚镣，身体呈“大”字型扣在床上不能动。我和尹丽萍、邹桂荣、王杰、李素珍集体绝食、绝水，抗议对我们的无理迫害，要求无罪释放。狱警指使犯人把我们一个一个拖出去，按在地上揪头发、打嘴巴子，无数次的野蛮插管，往胃里灌大量的浓盐水、生玉米糊等，食管插破吐出了鲜血，头发被他们一缕缕的揪在地上……有的犯人都看不下去了；有的人在掉眼泪；那里有个护士不忍心看我遭受的迫害，第二天她从家里拿来奶粉给我吃，她说她一夜没合眼，哭了很长时间。

在我身体极度衰竭，枯瘦如柴、体温40度、心跳150-160次/分、心电图异常、医院诊断心衰、肾衰的情况下，也是我为反迫害连续绝食绝水的第十一天，我的双腿已经不能走路了，一个犯人把我从这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抱了出来。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那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日子，盛夏的季节我的双脚都是冻疮。他们为了推卸责任才放了我。

(待续)

文 / 大连大法弟子 周艳波

【明慧网】2001年，在辽宁瓦房店看守所，发生一起不为众人所知的擅自摘取器官事件。这起摘取器官事件未经死者和家属同意，中共人员把死者的内脏摘空，高价出售，反而向死者家属收取高价的收尸费。

瓦房店市某乡镇的一名男性死刑犯（考虑到其家人的安全和感受，这里就不披露其姓名了），2001年被执行死刑。他死前最难放下的一件心事——思念自己的小侄子，死前他身上仅有的一百元钱，始终没舍得花，想留给自己小侄子以表心愿。但如何能把这一百元钱转到自己的小侄子的手里呢？他用了不少脑筋。

2000年至2001年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高峰时期，那时看守所里最多关押过上百个法轮功学员。这位死刑犯与法轮功学员接触过程中，看到了法轮功学员个个真诚、善良、宽容，就像他曾经所说的：“当今世上最可信赖的人就是炼法轮功的人了。”

所以，他把自己唯一的一百元钱托付给一个只有一面之交的本地法轮功学员，求他成全自己的一点夙愿。

那位法轮功学员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始终没有忘记他临终的委托。当他被解除迫害之后，找到了死者的父亲，将死者托付给他的一百元钱交给了他父亲，再由他父亲转交给他的侄子。

毕竟相识一场，当法轮功学员提出想到他的坟上看看的时候，他父亲悲愤的泪水顿时流了下来，说：“哪有什么坟啊！家里人去看守所收尸的时候，看到儿子的尸体已经完全被掏



空了，就剩下一个空壳了。就这样看守所仍然告诉说：‘要取回尸体，你们得交收尸钱！’”

“那么贵的收尸费，拿不起啊！”父亲哭着说。

一个农民家庭，哪有那么多钱啊！因钱凑不够，尸体也没有取回。死者的父亲还哭着说：“毕竟父子一场，如果有能力，我们一定会给他收尸的，可是共产党不讲理呀，把人的内脏都掏空卖钱了，还要家里人交那么贵的收尸费……”

当时，这位法轮功学员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因为他以前也曾经亲眼目睹过摘取死刑犯器官。

那是1993年，当时他在锦州一家有名的大医院住院，这家医院当时号称是东北最大的骨科医院。这种事情当时也算不上什么秘密，大多数人都知道。因为当时皮肤科的好多病人

都等着植皮，但医院的库存已经用光了。医生们就告诉病人们不要着急，过几天会有一个死刑犯，等他的皮肤下来，所有等待植皮的就都能够解决了。

那天医院的救护车早早地就去法场等候了，人一死马上就把尸体拉了回来。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子，不知为什么穿一身新的军用棉衣裤（因为当时是夏天），手反绑在后面，子弹是从后脑勺打进去的，从下颚出来的，下颚被打碎了。后来听人说，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要完整的脸部皮肤以及眼睛和鼻子，说是这几个部位的皮肤和器官最值钱。人抬来后，就在医院病人每天洗漱的水池中做的清洗工作，然后就抬到一个库房里（并没有在手术室）进行摘取了。那个库房的玻璃都刷了绿色的油漆，但斑斑点点有脱落的地方。当时好多胆儿大点的病人都扒在窗户上看，几个科室的主治医生都事先喝了点儿酒，应该是为了壮胆吧。那场面可真是惊心动魄、分工有序啊，皮肤科的扒皮，内科的取内脏，骨科的剔骨，动作非常迅速。当场有人小声说：“之前见过杀猪剥皮、剖腹的，相比之下，医生的手头可比杀猪的专业多了！……”

中国大陆人都知道，中共对平民百姓从来不讲什么法律、人权。现在，迫于国际压力，虽然中共终于承认“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这一犯罪事实，但它更深的阴谋是否定和掩盖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大罪恶。◇

没有游人的“天安门自焚”

【明慧网】2014年“十一”长假期间朋友相聚，大家说起了“天安门自焚”的穿帮事。

A：电视一演我就知道是假的。

B：你当自己是亨特（神探的名字）呀，一下就识破了？

A：别忘了，看热闹是中国人的通病。哪儿出事人们都会围着看，比警察都多。那些人自焚时，周围除了警察就是军人，咋就没有游人呢？

大家都说A无愧于“智多星”的称号，立刻破案。我们都是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演的杀人戏。◇



左图：自焚现场除了警察就是军人。澳洲《时代报》2004年10月16日的报道对央视的自焚录像做出强烈质疑：“警方事先不知情，却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

右图：被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